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文石安王

(二)

註選郊東褚

行發館書印務商



文石安王

(二)

註選郊東諸

書叢學國生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文石安王

冊二

註選郊東褚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IONS FROM WONG AN SHIH'S WORK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U TUNG CHIAO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sup>○</sup>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sup>○</sup>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sup>○</sup>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

## 學之本意也。

○慈谿地名，卽今浙江慈谿縣。

○鄉射，古以射選士，故鄉士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則行鄉射之禮。又州長於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亦謂之鄉射禮。飲酒，古之鄉學，三年業成，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以升於君。將升之時，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謂之鄉飲酒。

○受成，禮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注：受成，定兵謀也。獻馘，謂殺敵人而戮其左耳以獻也。訊囚，謂訊問被俘之囚也。

○釋奠，置爵於神前而祭也。釋菜，以芹藻之屬禮先師也。古時始入學，皆行

釋菜禮，春秋二祭，皆用釋奠禮。

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士之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浮屠，卽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因稱佛教曰浮屠。

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

⊖今天子謂宋仁宗也。

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

⊖杜醇，慈谿人，號大隱先生。

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

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

○揚州地名，今江蘇江都縣其舊治也。

○庫同卑。

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

○枵然，空虛也。

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旣皆成，盍有述

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

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之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備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

○俎豆古祭器。○宋公謂宋庠也。庠於宋仁宗寶元中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論不合，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爲朋黨出之。庠乃知揚州。○至自丞相府，因宋庠當時由參知政事出知揚州。宋制：參知政事職下於丞相一等，丞相之副貳也。

今太常刀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第而基，因城而垣，竝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個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軋。○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表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

㊂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

○鄆音運，地名，治今山東東平縣。

○軌，車轍端所以持衡者。此處卽以車轍兩端間之距離爲長短。

之量也。

○僚同官也。

○袤音茂，「又去聲」，南北曰袤。

○埒謂作短垣繞之也。

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

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刀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 遊襄禪山○記

襄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襄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襄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襄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游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

○襄禪山，在江蘇句容縣北六十里。○廬冢，屋廬及墳墓也。○窈然，暗貌。○擁，持也。擁火，持火也。

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於是余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 ⊖ 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相助也，輔也。

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

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陵△地名，卽今江西吉安縣。

○長樂△地名，卽今福建長樂縣。按宋史儒林傳謂王回爲侯官人。侯

官今爲閩侯縣。

## 傷仲永

金谿<sub>○</sub>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sub>○</sub>或以錢幣丐<sub>○</sub>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sub>○</sub>於邑人，不使學。

○金谿地名，今爲江西金谿縣。<sub>○</sub>隸屬也。隸耕，猶言「屬於農夫一類」也。<sub>○</sub>書具，謂筆墨紙硯之類也。<sub>○</sub>賓客其父，謂以賓客之禮待其父也。<sub>○</sub>丐，與也。<sub>○</sub>環謁，猶言「遍謁」也。

余聞之也久，明道<sub>○</sub>中，從先人<sub>○</sub>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sub>○</sub>衆人矣。』

○明道，宋仁宗年號。<sub>○</sub>先人，亡父也。介甫之父名益。<sub>○</sub>泯然，無聞也。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sup>○</sup>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sup>○</sup>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諱。<sup>○</sup>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諱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sup>二帝三王</sup>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sup>孔子孟子</sup>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

<sup>○</sup>策簡也，連編諸簡謂之策。古無紙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sup>○</sup>極，中也，正也。<sup>○</sup>諱，與悖通乖也。